

聊天室沉浮半生记

仪琳 著

我的聊天故事

刚上网时的初衷很简单：利用有限的金钱、在最短的时间内多了解一些信息，提高自己的电脑水平，想法非常的一厢情愿。

没有冲浪之前，曾经听闻不少网虫因为沉迷于网络聊天而被迫付出近乎天文数字的银子，心里不由得暗暗窃喜却也有些不屑：

网络聊天等于是一次虚幻的化妆舞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粉饰得与本人相差甚远：不是什么天下一字号的大帅哥、悲苦痴情的伤心汉；就是什么世间无双的端庄淑女或者待字闺中的美貌佳人，整个儿一网上“玫瑰之约”，哦，不准确的应该说应该是网上“相亲大会”，追根究底纯粹是无聊。

本人上网绝对不会象这些人似的虚实不清、痴缠不休、哭天抢地甚至是要死要活，咱也就一门心思的了解了解信息，别无所求了。

没曾想到，在一个月黑风高、天人俱静的夜晚，我终于神志模糊、意志不坚，好奇心大发，被一损友拖下水，而跌进了“网络聊天”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更因此深陷其中，欲罢不能。

几个月的收获就是：每月的电话费清单连创新高；本就不鼓的荷包迅速萎缩、日渐干瘪；单位领导见了我由最初的和颜悦色逐渐转换成了面色潮红、怒目圆睁，而我本人更是由一位颊若芙蓉的“中年”绮貌变成了头发枯黄、形容憔悴、神志恍惚、晨昏不分，双手整天神经质似得不不停的做出敲击键盘动作的恐怖女人。

多少次，我曾经痛下决心，再也不进“聊天室”这个始终张着大嘴不停的吞蚀着我银子的可怕怪物，可是又有无数的更多次让我象个毒瘾随时发作的“瘾君子”般忍不住的进入其中，与熟悉和初识的聊友一说为快。

本来狭小的生活空间突然被一些文字符号给充满了，感觉自己好象也变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现实生活中的沉稳本分，到了网上却时常嘻嘻笑怒骂，游戏网间。

从各个角度讨论生活、时事、政治、足球、音乐、文学和一切，把自己幻化成无数个角色，每一次的聊天和谈论都是人格、性格、感情和心理的转换，每一次的网上冲浪也成为了更多故事的开始和结束。

而更加让人兴奋的是网络聊天总有那么多的惊喜或刺激在前面等着你，它从来不会让你失望而归，更不会让你从容远离，同样它带给你更多的是食不知味、寝不能眠、黑白颠倒、雌雄不分、真假难辨、良莠混杂的尴尬。

就是这种种的滋味构成了网络聊天的独特魅力，其中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位网虫聊天的经过基本上就是一部网络冲浪的血泪史。

既然我已经掉入了这个贼窟不能自拔，我想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网虫前仆后继的赶上我的步伐，为了引起借鉴，免得刚上网的新网虫们重蹈我的覆辙，我决定把我的网络冲浪史一一道出，权当作一部网络聊天的游戏指南吧。

（一）“加州旅馆”的尴尬

刚上网时，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清楚聊天的代号可以随心所欲，只是小心翼翼的被朋友们取了一个数字“1”的代号领进了聊天室，先踩踩点儿，探探虚实。

进去之后，只见聊天室里煞是热闹，公开聊天的网虫们都很活跃，随着屏幕飞快的刷新，大家都有些肆无忌惮，发表的言论也稀奇古怪、种类不一。

聊天的网虫名字既别致又让人耳目一新，什么“东方不败”、“西边的太阳”、“美丽的小花猫”、“嘉嘉”、“可爱”，看到别人的名字都起得这么有个性，再看看自己被朋友强制取的简单而又没有特色的名字，我不禁有些气沮。

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也要起一个琅琅上口的名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老鹰乐队”的歌，其实说是迷，也就是迷他们的成名曲----“加州旅馆”，至于别的我感觉也就罢了。

为了向偶像表示尊敬，我决定聊天时就用这个名字当作自己的网名，虽然有些怪异，可是网上新奇的名字多得很呢，也不缺我这一个。

至于性别嘛，反正有那么多的男同胞冒充女性来聊天，经常引发“天雷勾地火”的经典故事，那我也来个“雌雄大反转”，变成网络上的昂藏七尺男子汉，看看怎么样？

于是，我第一次的上网聊天就变成了“加州旅馆先生”的历险记。

“见面打招呼，跟谁都问好”；虽然没有上过网，可是身边有几位损友早已经上网聊过天，积攒了不少丰富经验，所谓“近朱者赤”，在这帮“朱”们的教导下，我已经耳熏目染了不少的网上聊天知识，先成为了一名聊天半生客。

进入聊天室之后，我遵循朋友们的教导，见了谁都嘴跟抹了蜜似的甜得让人心里直发腻，跟所有人的都打过招呼以后，我就开始等着鱼儿上钩，可是我发现，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等待，居然没有人被我的甜言蜜语所吸引。

什么？难道是我的甜言蜜语不够吗？难道我这种表现方式不够讨人喜欢吗？

既然我现在是男人，就得学学男性的心理，“心动不如行动，有异性没有人性”——先向小姑娘下手。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叫做“可儿”的女网虫在聊天室里异常活跃，许多男网虫正围绕着她大献殷勤：

一会儿恭维她言语可爱；一会儿夸她名字好听；一会儿又说她的头像美丽动人。

冷眼旁观的我瞅了半天，觉得他们说的全是鬼话，单凭名字怎么能判断此女这么多的优点？

只有集中火力突破重点，找到一个切入口，才能真正做到“奇兵致胜”。

所以，可儿成了我网络聊天的试验品。

耳目一新方能显示英雄本色，我先要与众不同，以便赢得佳人的芳心。

我清了清喉咙，壮壮了胆，抹抹了头发，完全用绅士男人的口吻向此女网虫打招呼：

“嗨，美女，你喜欢听宛转悠扬的西欧流行音乐吗？”

（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这种口气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登徒子勾引女性的最不入流招数。）

霎时我一阵头晕目眩，双手发抖，差点儿一头栽在了微机上。

我居然碰上了一个与我同样颠倒性别的网虫！？我欲哭无泪的望着微机屏幕，有一阵无语问苍天的悲怆感：

天哪！难道我"加州旅馆"的聊天道路竟然如此的坎坷不平吗？难道我要结束不到一个小时的"加州旅馆"的生命吗？刚上网聊天的我就这样的告辞吗？

不行，"士可杀，不可辱。"

屈屈一个"可儿"算什么？对我来说，她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昨日黄花罢了。

思罢，我对着"可儿"乒乓一顿乱揍，说了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就潇洒的退出了聊天室。

从现在开始，我要擦干因为失望而掉下的一把酸泪，拭净由于碰壁而流出的一滩鲜血，再次开展我的聊天征程。

网络上的男性从来都是百折不挠，千撞不回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换到别的聊天室，另起炉灶，再给"加州旅馆"一次复活的机会。

(二) 铮铮铁汉肝胆相照

现在我一定要吸取前一次聊天的教训，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所谓的网络"美眉"，连我这个刚上聊天室的新虫都是冒牌货，何况在聊天室浸淫多时的众多老奸巨滑的超级大网虫？

尤其是聊天室中的那些名字艳丽的美眉们，更不能随便乱碰，不小心就会被蜇得一身包。

哼，哼，我可是学乖了，绝对不再主动出击，只等那些自投罗网的虫子。

我带着一身的神清气爽进入了第二个聊天室，迎面而来的只见屏幕上密密麻麻得排满了虫子们的聊天语句，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聊天室中虫子不少，可是真正能分得清性别的名字实在是不多。

这下我可是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算了，逮着一个算一个，反正都是一个道上的，谁怕谁呀。

本想着上网仍然会寂寞几分钟，先让我来个热身，没有料到一个叫"SMALL"的网友主动给我打了招呼：“嗨，你好，喜欢听EAGLE的歌是吧！？”

我一看居然是知音，当下忙不迭得答应着：“是呀，你呢，你也是吗？”

随着他一句肯定的回答，我们俩的寒暄开始了。

接着我们开始了一阵阵的交流，随着聊天的深入，我发现，"small"居然是我的同道中人，我们两个人在流行歌曲方面的感受那么相似。

都喜欢象"Eagle"、“迈克尔·鲍顿”、“亚当斯”这样嘶哑嗓音的流行歌手，而且喜欢的歌曲也大同小异。

欣喜之余，时间也流逝得飞快，一眨眼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初次聊天的我开始对“SMALL”产了一种难得相知的依恋感，怎么样也舍不得就此离开。

“SMALL”同样也开始有些头脑发昏，说话有些辞不达意：

“唉，人生难得觅知音，现实生活中我总是在寻找，却无法找到一个真正契合的对象，没有想到在网上居然碰上了你，如果你是个女人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

什么？不会吧？

仅仅几个小时的交谈就可以让他如此的着迷！？该不会是我布下了什么蛊？

仔细想想，没有啊，我们谈得全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内容啊，他怎么能够对一个认识仅三个小时的男网虫产生如此绯绯之想！？

哦，我知道了，既然这样，肯定是他有问题！别是头脑不正常吧？想上网发泄一番？

要不就是什么同性恋？在网上找同样"龙阳之好"的 GUY？

打死我也不会跟他产生这样的癖好！

一阵阵的胡思乱想如万马奔腾般的跑了出来，按在键盘上的手也因此不由得发起抖来。

对他这种暧昧不清的话，接下来我该如何应付？

正寻思着，就看到我的屏幕上蹦出来一段话：

“不过你是男人更好，古有伯牙摔琴酬知音，今有 SMALL 与加州旅馆同样为聊天相识相交而相知，咱们俩倾谈了这么多，彼此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吧，我与你结拜为网上兄弟吧！！”

啊！啊……

居然是这样！？

那我刚才想的那些不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什么脑袋有病？同性恋，我看我才是神经过敏呢。

思想龌龊，简直该打！！

我不好意思的敲起了键盘：

“好啊，我赞成！”

刚打完这句话，我的"小白猫"突然发出了一阵噼噼喳喳的怪叫，接着就看见屏幕上变成了一片空白。

本来任务栏下角中还亮着灯的小窗户霎时被一个硕大的红叉叉给覆盖住了。

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网络掉线"，现在可是看见了活生生的教材；紧接着，我就进入了网虫们最痛苦的时刻，再一次的拨号上网。

等我千辛万苦的爬进聊天室，发现"SMALL"在满天的找我。

我连忙迎头赶了上去。“怎么样？我当大哥，你当小弟，以后咱们俩在网络聊天室同进入，共退出，好不好！？”

“SMALL"一串话打了出来。

“好，好呀。”

好什么呀？我可是刚上网，正上瘾呢，心里不愿意，但是心里想的往往跟手里表现的不太一致，为了拉住一个难得上钩的虫子，我只好违心回答。

“那么，我就要出国了，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在网上这个聊天室与你聊天，这样吧，咱们来个约定。”

“什么？”（看来我又误会他了。）

“这个名字你为我保留好不好？我不想让别人跟我一起分享咱们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哼！典型的专吃独食的家伙。)

“好吧。我为你保留这个名字！以后加州旅馆在聊天室里不会再出现了。”
“(又是一连串的甜言蜜语，先把这个换贴兄弟骗到手再说。)

“我要下网了，走之前，我想告诉你，跟你聊天很愉快，从你说话的表现，我觉得你更象是位女性。不管你是男是女，我都非常喜欢你，但是你要真是个女人就好了，那么我会鼓足勇气追上你，向你表白！！再见！”

什么！？

没有搞错吧？怎么弄到现在，还是个同性恋式的结局？

难道我真的在聊天时把自己弄得象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以致于他到底有没有弄清楚我是男是女？

算了，不想这么多了，反正我已经答应了，“加州旅馆”不会再上网。

那么，重新恢复我的女儿身是最快捷明智的手段，做一个双性人还真挺累的。

身为女儿身，心似男儿心，转换角色的感觉也怪别扭的。

看来，我不适合变身，老是漏洞百出，这么容易的被人看穿。

那我该怎么办呢？

随着我的“小白猫”一阵怪叫，我知道我又掉了线。

看看时钟，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唉，连最后的道别都没有说，算了吧，还是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呢。

“加州旅馆”就这样功德圆满的度过了他仅有四个小时的聊天生涯。

(三) 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我又恢复了没有性别、没有代号的自由人身份。

短短四个小时的聊天生涯仿佛在梦中似的，既恍惚又真实。

所有的一切究竟是已经开始还是快要结束？

我不知道，也不想探究。

爬上床的一刹那，我好象看见了逝去的“加州旅馆”正哭泣着向我道别，旁边的“SMALL”拉着“他”的手同样微笑着在雾中远遁。

一晚上的恶梦连连，我梦见自己身不由己的被一个黑洞似的怪兽吸了过去，怪兽是由一连串大小不同的圆形堆砌拼成的机器，身上纵横交错的布满了各种金属线，让人发噁的是，它的整张脸就是一个硕大庞复的黑洞，许多人都象我一样被接二连三的吸了进去。

吸进洞的一刹那，一扇门“砰然”从空中落下，门上的几个发光大字把我的眼睛都给照花了：

“网——络——聊——天——室”。

我蓦地惊醒，从床上坐起。

初春时分，凉意依然袭人，我却冷汗涔涔。

能吃善睡的我很少做梦，在我的感觉里“梦”是心有所思的人才拥有的专利；

对整天无忧无虑的生活、说多做少的一只“米虫”来说，“梦”绝对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可能预测将来的前兆。

尤其是我。

极少做梦的我，只要一做梦，梦中发生的事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原封不动的出现。

这种可怕的经验我已经屡试不爽，它可以说是迷信，也可以说是灵异。

那么刚才做的梦又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将来的聊天生涯肯定不会太平淡的。

生平最崇拜的作家一是贾平凹，另一位就是金庸。

金大侠小说自成一体的大家风范不必赘言，书中的主人公和性格鲜明的特色人物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网络也是一个金迷网虫们的聚会天地，绝大部分都已经显山露水，聊天室里不经意间就可碰上许多熟悉的人物：

令狐冲、东方不败、杨过、小龙女、郭靖、乔峰、段誉、韦小宝、任盈盈、张无忌……

每个都鼎鼎大名。

我不想做男人了，网络上的女性永远是最美丽的。

聊天室中的女人更是皇冠上的珍珠——个个都是稀世之宝。

如果我重新做回女性，当然得起一个美丽而楚楚动人的名字，金大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家都知道得太多了，如果只是读过皮毛的，对一些配角肯定不会记忆深刻。

《笑傲江湖》中的几个人物，除了“桃谷六仙”、“黄河老祖”的插科打诨让人印象深刻外，剩下的人也就只有痴情善良的小尼姑——“仪琳”可爱透顶了，而且她的名字既好听又好看。

决定了，我就用“仪琳”开始我的第二次聊天征程。

我进入了平生第一次以女性开始聊天的斗室——烟台聊天室。

没有想到我进入聊天室刚跟大家问一声好，就有七八个网虫跟我打招呼。

霎时之间，我恨不得自己多长出八只手来帮助我敲击键盘应付这些虫子们的热情。

跟谁聊天好呢？谁比较喜欢我的聊天方式？

放弃哪个都不好，跟谁都说话，我又太累了。

怎么办呢？

算了，还是每个都说一句吧，一碗水端平，大家都一样，也不用担心冷落谁。

虽然已经上过一次网，某些方面的表现方式我还是比较笨拙。

在与人聊天时，我居然没有想到用私聊，跟所有人的聊天我全部原原本本的公之与众，大家都看到了我东奔西窜的忙碌身影。

正跟我聊天的一名叫“老黄牛”的网虫说话了：

“仪琳，你这样不好。”

“老黄牛，怎么了？”

“跟这么多人聊天你会很快的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为什么？”

“这既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你自己！”

“是吗？”

“仪琳，聊天室的朋友们跟你打招呼，是向你表示问候和热情，并不是想看到你象一只花蝴蝶似的东也采点蜜，西也沾朵花。许多时候，聊天室里的某个网虫的忙碌和应接不暇恰恰是一种孤独、无聊的表现。”

“真的吗？我可不希望自己是这样。”

“聊天时候的专一是一种网络教养。所有的网友们在聊天时都希望自己是对方的唯一。跟太多的人说话，这并不是礼貌，而是一种对聊天网友的不尊重。”

“啊，老黄牛，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感慨？”

“因为我打字的速度非常快，我曾经也象你似的，一次跟许多人聊天，结果把自己弄得非常累，也变得很被动，经常打错聊天对象，几次下来，我接受教训，再也不这么做了。”

“哦，原来如此。”

“你是不是第一次聊天？”

“是的。”

“如果你想在网上交真心朋友的话，我劝你专心一点儿。”

“谢谢你，老黄牛，我知道了，但我并不相信这网络世界的交流。我觉得里面有不少人在戴着面具骗人。”

“但是同样真心的人也不少，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真心赢得别人的真诚呢。”

“我，我总是感觉骗子更多。”

“那你不会不做骗子吗？”

……

一番话下来，我大汗淋漓，觉得自己就象是在跟老师讲话似的用脑过度。

老黄牛略带教训和驳斥的话语让我感触不少，刚上网的我并不对这里面的任何事都了解万分。

只是凭着道听途说的一点传闻，就把网络聊天室看得如洪水猛兽似的可怕，我这未免也太有点儿杞人忧天了。

网络同样也有真诚，为什么我要拿着现实生活中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它呢？

网络情缘、网络整人、骗术确实也存在，可是这毕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我上网是为了与网友们交流，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世界，只要我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与人交好，难道别人会恶意相待吗？

唉，我的心胸和思想未免有些太过狭隘了些，但是这也怪不得我，上网只有短短的两次，有些怪异想法好象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我以后会尽量改正的。

我想我在聊天室会交上真正的朋友。

（四）我与 SWEET 生活、网络中的“小人”之交——腻如蜜

一个人的朋友可以分为许多种：惺惺相惜的亲密之交、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吃喝玩乐的酒肉之交、镌刻内心深处的神往之交。

还有一种就是介乎这种种之间的“小人”之交——整天来往频频、无所顾忌、无所不为、无话不谈、无事生非、共同吃喝玩乐的交往方式。

看起来很热闹也很痛快，有点像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得恨不得把个人的所有都献给对方，完全赤裸裸的把自己展现给对方，非常的透明，也真挚得有些单“蠢”。

SWEET 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位闺中腻友，好吃同乐的特点使得我们俩走了一起。

电信部门对网络通信费大举降价的时刻，她捷足先登的上了网络，从此踏进了网络聊天室而一去不复返。

于是，每天我们固定一次的友好会晤，成了她谈论网上朋友的最佳时间。

她为了把我这最后一个阵友给拉下水，把网络聊天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并且专门为我做了一次聊天实战演习，可是仅仅如此，并没有使我完全下定上网的决心。

SWEET 长相甜美，性格可人，更有一副清脆悦耳的嗓音和一张骗死人不偿命的三寸不烂之舌。

拜她舌灿莲花的所赐，我每天要经历不下两个小时的精神摧残——网络聊天太吸引人了，上去就下不来，不信你瞅瞅，保准让你食髓知味，去了还想去。

是吗？真的如此吗？不会吧，上网不都是为了浏览信息吗？

怎么聊天比看信息还吸引人吗？

网络聊天的魅力怎么能是你这种不上网的“肖小之辈”所能理解？

去试试，看一看，怕什么？

网络是现在最时尚的大众媒体，现在世界上最有作为的年青人都是网络英雄，不上来你怎么知道网络的魅力？

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了。

来吧，来吧，让我们相约网络吧，我会在那里与你再次相逢。

网络聊天将会成为你我再次交往的见证人。

LET`GO, BABY。

COMEON, BABY。

SEEANDTRY, YOUWILLLIKE。

……

如此整天的魔音传脑，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会不知所措，更何况我本就意志脆弱，容易相信人。

于是，在 SWEET 的带领下，我终于迈进了网络聊天的关键一步。

经她的妙手指点，我先进了烟台聊天室，可是当时的“加州旅馆”实在有些运气不佳，除了“SMALL”这个网虫跟我聊天之外，唯一认识我的“SWEET”只顾自己痛快，跟她认识的网虫们已形成了一个聊天圈，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功夫理我。

屡屡碰壁的我，经过“加州旅馆”的不讨喜，只好被迫更名回到本就是女性的起点重新进入聊天室。

“SWEET”曾经告诉我，潍坊聊天室里面的网虫都不错，不会用特别不友好的方式来对待陌生的来访者。

为此，换名之后的我，来到了潍坊聊天室。

进了聊天室的第一句话我就向大家坦白我是从某地来的。

可是，好象没有人对我这个名字感兴趣，大家都在一个劲儿的“潜水”——私聊。

偶而有几个网虫隔三岔五的跟我打个招呼，却接着没有下文了。

那天，我进去的较早，SWEET 还没有进来。

百无聊赖的我只好左顾右盼地跟几个同乡网虫漫不经心的聊着。

SWEET 进来之后，不知道听谁的介绍知道我跟她是从一个地方的，没有多久就跑过来跟我搭讪：

“听说你是某某地来的？我也是。”

有些恶作剧的我把她乒乓一顿乱揍之后，告诉她：

“笨蛋！！我是你大姐姐。”

接着，我把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用的一些暗语也打了出来，看她究竟有什么反应。

此时，她才明白我是谁，为此，她也对着我一顿乒乓乱揍：

“怎么不早说！？”

……

从此，在网络聊天时，只要我们俩见了面，经常会用互相打骂的方式来表示亲密，可是老是有不少人误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 SWEET 骂我骂个臭头，就是帮助我骂 SWEET，气得她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碰到有这种乌龙事发生时，我们俩总是异口同声的告诉其人：

“私人恩怨，闲人回避！！”

正是从她开始，我开始真正认识潍聊，结交性格各异的其他网友。

很多故事也由此发生。

可以说，SWEET 是我聊天生涯中的种种故事的关键和枢纽。

没有她，我简直想像不到我的聊天生涯将会发生什么，碰到什么？

由于 SWEET 比我早上了两个月的网，所以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聊天经验。

她告诉我：刚上网时，疯狂的她经常是一呆就七八个小时，有一次她居然从晚上七点聊到凌晨两点，整整八个小时没有离开网络。

当时，网上只有电信局的一帮工作人员在聊天室里互相逗嘴，当提起只有她一个人因为自费依然沉浸在网时，不少虫子都表示了相当的惊讶。

而 SWEET 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千姿百态的网友，我跟着她沾光，也认识了不少我们以后共同的朋友。

在网上，SWEET 性格温顺，言语温柔，颇有些小家碧玉型的风范，可跟她实际生活中言语犀利、做事干练的职业小女人形象差老鼻子了。

不知道谁说过，网络聊天室中的女性往往表现的是本人现实生活中内心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反正在现实生活中，我是经常见识 SWEET 的魅力，没有想到，在网上的她更是倾倒了相当一批的男性虫子。

其中一名叫“国际刑警”的小网虫就是一起被 SWEET 迷得无以复加的最“血淋淋”的例子。

如果说网络上的聊天使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定虚幻的了解，那么电话的交流则更加真实的反映了彼此。仅仅是在几个深夜，两人压低了嗓门互通

了几次电话。

着了魔的“国际刑警”却从此不知所以然的一头载进了网络单恋的这个大陷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一腔苦恋。

而此时的我，恰逢在他们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踏入了潍坊聊天室的大门，没有想到一场腥风血雨从此开始出现。

（五）“国际刑警”涮了我一道

在潍坊聊天室，因为 SWEET 的关系，我开始认识了一帮会在我以后故事中陆续出现的聊友。

“国际刑警”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互相见过彼此的名字，并没有真正聊过天。

我和 SWEET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密不可分，在网络上却互相有着自己的朋友。

但是，SWEET 有一张如喇叭花似的大嘴，有关我们俩生活、网络关系的种种，她已经跟她原来的几位死党聊友交待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坚信，国际刑警肯定是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有些事我们俩彼此心领神会，不需要专门的介绍。

对我来说，网络聊天室还是一个陌生而且充满了新奇的地方，有太多的朋友和人物需要我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探索、琢磨。

“国际刑警”说熟不熟，说生不生，反正有 SWEET 这个高音喇叭，知道得也就差不多了。

了解太多反而少了一种距离美，怪没有意思的。

本来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是蛮有滋有味的，谁知道一天被突然打破了。

我记得那天中午，不是一个让人心情开朗的好日子。

上班之时，因为电话探问 SWEET，被领导刮了一顿胡子，中午却又因为 SWEET 的失约，在午餐的时候被她给吊了，我空着肚子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却始终不见她的身影。

气恼之余，却无处泄愤，只好饥肠辘辘的上网聊天排纾一下。

谁知道，一进潍坊聊天室，就看到 SWEET 的名字霍然在此。

一见之下，我气不打一处来：

好啊，说好了出去吃饭，你却一个人跑到这儿来逍遥了，让我一个人傻瓜似的空等半天，现在还空着肚子呢。

还没有等我说话，她自己却先鼓着上来了：

“嗨，你好，来了？”

装得还人五人六的，把我骗得那么惨，她却好象不知道做过什么坏事似的！！

思及此，我顾不上饿得咕咕叫的肚子，用私下聊天对着 SWEET 一顿乒乓乱揍：

“上午疯哪去了？装病不上班，还诳我吃饭，害我等那么长时间！！”

“说话！！老实交待！！”

“快点说！！”

“我是 SWEET 呀，你怎么这么凶，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

“就因为知道是你，才打你。说！为什么装病不上班，还骗我！？”

“我没有呀。”

“还说没有！？”

“人赃俱获，居然还敢狡辩！？”

“老实交待！！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真的没有呀，我没有骗你！！”

“那快说，你为什么没有骗我！？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上班！？还放我鸽子！？”

“我是 SWEET 呀，你怎么看不出来了么！？”

“我看得出来是你，你为什么不上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有，我一直在回答你的问题。”

看到这儿，我不禁有些疑惑，怎么 SWEET 说话老是这么遮遮掩掩的，半天不回答我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她？为什么我问她的一些话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在想想刚才她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肯定有问题！

思及此，我有些迟疑的给她打了一句话：

“你今天中午到底怎么了？我问你的话你倒是说呀！”

“怎么你看不出我是 SWEET 么？”

“我在某某地上班，跟你是同事关系，而且我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呀。”

“仪琳，你现在不也是用你的笔记本在办公室上网吗？”

看到这里，我觉得这就是 SWEET，除了非常亲近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而且她连我们互相用的什么电脑都知道，没有错了。

于是，我又微笑着问她：

“那你说，今天上午为什么装病不上班？害我被刮！”

“我原来一直在济南，上学以后才回来的，你难道都忘了！？”

“你净跟我说这些无用的废话干什么？我是在问你今天的事儿，你别给我扯那么远！”

说！！你怎么骗我不赴约？”

“你已经审我一中午了。”

“你到底是不是 SWEET，为什么我问你的话你都不说？”

“你这么怀疑我真是让我太伤心了。”

这时，我又有些摇摆不定。凭着我们俩的关系，我问她的这些问题，她应该毫不犹豫的回答出来。

今天她怎么这么粘糊？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得有些怪怪的，觉得此“SWEET”不是彼“SWEET”，但是她说起一些只有我们俩熟悉的小节又言之凿凿，让我不由得得不信。

半信半疑之间，我忍不住又说道：

“不行，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大象我熟悉的那个 SWEET，你说说你妈叫什么名字？你们领导叫什么名字？你如果说得出来，我就真的相信你。”

“啊，你居然如此问我，真是太伤我的心了。”

“快说！”

“你审我一中午还看不出来我是 SWEET 吗？”

“你如果再不相信我，那就算了吧，我不跟你聊了。”

说罢，她做出要走的姿态，我一时真的觉得那个生活中的 SWEET 回来了，我不由得说：“唉，别走！我相信你就是，咱们不说了还不行吗？”

……

我和“SWEET”之间霎时出现了一阵冷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的我退出了聊天室。

刚下网没有多久，就接到了 SWEET 打来的电话。

一开始她就向我道歉失约的原因，又说明了现在的踪迹。

只言片语之间，丝毫没有提到刚才在聊天室的种种。

我不由得倍感疑惑，问起她刚才在聊天室的表现为何让人摸不着头脑。

SWEET 听完了我说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

“笨笨！那不是我！你跟她说了半天的话，怎么没有发现那个 SWEET 说话之间漏洞百出？”

恼羞成怒的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骗了！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一时语塞的我，半晌才回过劲来：

“我怎么知道？那个家伙对你的事了解得那么透彻，丝毫不差。”

“况且她说话的语气就跟你平常说话的调调差不了多少，我根本就没有辨别的余地。”

“唉，只能说你是一时之察，上了个恶当。”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你不好，你为什么向别人透露你这么多的事？让我吃了一个这么大的哑巴亏！？”

SWEET 听罢以后笑着说：

“自己被人骗了，却怪到我这个无辜的旁观者身上，我简直是有口难言啊。”

笑闹之后，我们俩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骗人的家伙是谁。

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这家伙肯定是电信局的，因为他知道 SWEET 的聊天密码；其二就是 SWEET 与他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聊天史了，不然的话，他不知道有关 SWEET 和我之间如此多的事儿。

由于 SWEET 网络聊天太过花心，她也记不清自己究竟跟多少人透露过如此多的消息，可是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许多。

哼，哼，下次我如果碰见了，非把这个恶作剧的家伙骂个狗血淋头不可，简直太可恶了！

没有料到，仅仅几个小时，这个元凶就自投罗网了。

我和 SWEET 约好一起在晚上十点钟进入了潍坊聊天室，进了聊天室我们很快就自寻出路，与各自的聊友打招呼。

正聊得起劲的我，发现屏幕上公开聊天的话语中赫然出现了几段字：

SWEET 微笑着对国际刑警说：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名字，骗我朋友？”

正若有所思的我，马上被下面的一段话气得七窍生烟：

国际刑警微笑着说：

“嘻，嘻，那是她笨！那么好骗！”

死小子！我没有找你的事，你自己到送上门来踢馆！简直是欺人太甚，

当我是软柿子那么好捏吗！？

我不假思索的“噌”地一下跳到了国际刑警和 SWEET 之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骗人对你来说难道是一种快乐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侵犯人权，窥人隐私！无聊！”

国际刑警用一阵嘻皮笑脸压住了我的怒骂：

“嘻，嘻，自己笨还乱骂人！”

“你这种行为只说明了你的无知和幼稚！”

“小孩般的恶做剧只会衬托你这个人的无聊！”

“充其量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

“无聊、卑鄙加讨厌！”

.....

我噤哩叭啦的把“国际刑警”一阵乱骂，自己也怒不可遏，气咻咻地退出了聊天室。

在第二天晚上，上网聊天时居然又碰到了国际刑警，想当然耳，我们又展开了一场恶战。

从此，只要一见“国际刑警”的名字在聊天室出现，我就怒气冲冲，而他也竭力施展气我之能事，我们俩之间的唇枪舌战时不时火花四起、激烈万分，闻者四下逃窜。最后两人都精疲力尽，状态低靡。

几番激战下来，由于我的言语比较犀利、刻薄，国际刑警气得几次威胁要把我踢出聊天室。

愤怒之下的我也一再地对他加以挑衅：

“哼，不要以为你是网管，就可以因为你自己的一念之私任意把人踢出聊天室，这种没有水平的做法，只会让你更加贻笑大方。”

.....

我想在这期间，如果不是有 SWEET 好言相劝，我可能早就被“国际刑警”一个大脚毫不留情的踢出了聊天室。

而“国际刑警”这个家伙也是存心气我，每次在临退出聊天室的时候，总是发一段能让我气得半死的话：

“国际刑警对着仪琳小姐乒乓一阵乱揍：嘻，嘻，活该！气死你！”

.....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屡屡被他气得发疯欲狂，当时最强烈的一个欲望就是：

什么时候把“国际刑警”抽筋扒皮、生啖其肉、狂啜其血、挫骨扬灰.....？

仅仅这一切也不减我心头一点恨意，“国际刑警”的屡次挑衅已经把我心目中最阴毒的想法呼唤出来。

那段时间我上网的唯一目的，就是与“国际刑警”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在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恶战之后，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与“国际刑警”不停的较劲，我不是有病吗？自己气坏了身子不说，也冷落了太多的朋友，无聊。

从此，不管“国际刑警”用什么方法激我、骂我、打我、笑我，我是一概以沉默对待，不再与他搭话。

而他在我这儿碰了钉子之后，渐渐的不再与我聊天生事。

(六)“三草定律”消灭了“国际刑警”

在烟台聊天室我遇上了一件尴尬事，被迫又更换了名字。

因为非常喜欢言情小说作家 - 席绢的作品，所以我又开始用“席绢”的名字在潍坊聊天室出现。(具体怎样，我会在下一集的聊天故事中解释。)

在潍坊聊天室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些老朋友已经知道我是原来的“仪琳”。

跟“SWEET”的几次公聊，明眼人一看也知道我和她关系菲浅。

“国际刑警”肯定也知道这其间的微妙，只不过这次他聪明的不与我搭话，免得我们俩之间再次硝烟四起。

不知道从哪里看过这么一句话：“你的敌人往往是你的潜在的朋友。”

打死我也不会承认，国际刑警会是我什么潜在的朋友。我烦他都来不及，怎么会成为朋友呢？

不过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们从原来的“仇家”变成了现在的红不红、黑不黑的微妙关系。

那也是一个中午，我又偷偷的在办公室上网，网上没有什么老朋友，意兴阑珊的我准备退出聊天室，去浏览一下别的信息。

没有想到，一个叫 JIAJIA 的女网虫这个时候拼命地跟我打招呼，想与我聊天。

自从换了女性名字的我，很少主动跟女网友聊天，这个“JIAJIA”自己愿意撞上来，我也没有事儿，于是我就和 JIAJIA 聊了起来。

说了一会儿话，我发现这个 JIAJIA 怎么说话的语气跟“国际刑警”那个痞子语气那么像？

都喜欢带什么“嘻，哈，呢，呀”的助语词，说出来的话也是东拉西扯的，风马牛不相及，跟那个骗我的“国际刑警”简直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疑惑之下的我，一再追问她是不是女的，她用一种委屈的语气说：

“不信你可以打电话来看看嘛。”

这个时候，恰巧碰上一名熟悉的网友跟我聊天，我转移了注意力。一时把她放在了一边。

不知道是她有意，还是纯粹无心，这位“JIAJIA”小姐在跟另外一位网友聊天的话好象谈到了我们刚才说话的内容，只见那位网友对“JIAJIA”小姐说：

“去，你去打电话。打过去，她如果不相信，我帮你！！”

我觉得他们的话隐隐约约的有些不对劲，可是又一时不知道这个“JIAJIA”葫芦里究竟卖得什么药！

这时候，“JIAJIA”过来问我索要电话号码，为了证实我的怀疑，我把办公室的电话留给了她，看看她就究竟搞什么鬼？

不一会儿，电话响起来了。我一接起来，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女声：

“现在相信我没有骗你吧？我说了我是女的，你怎么不相信？”

看了刚才两人的说话，拧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她和“国际刑警”没有什么关系？

跟“JIAJIA”聊了一些关于彼此的恭维话。我就挂了电话，继续回到了聊天室。

谁想到，不到一分钟，电话又响了，我一接起来。这回换成了一个轻柔淡泊说普通话的男音，上来他就单刀直入的问我：

“唉，你这个人怎么疑心这么重啊 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谁了，我不由得反问道：

“你是国际刑警吧！？你为什么又叫别人来冒充你骗我！？”

“啊，我是怕如果我用“国际刑警”的名字跟你说话，你还是不理我。我原来从来没有用过女性的名字上过网，今天我看到你在网上，才把我同事的名字借过来跑来与你说话的。”

“真的吗！？”

“真的！！”

“你现在怎么这么多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你还不知道吗！？如果不是你，我能这么疑神疑鬼吗？”

“是吗？”

“当然！你可以说是导致我现在多疑个性的元凶，你难道不知道吗！？”

“唉，我怕你不相信我，特意叫我同事先替我接的电话，谁知道你居然这么多心，还是看出来了。”

“是啊，我可是对你刻骨铭心啊”

……

短短几分钟的聊天，我和“国际刑警”正式冰释前嫌，不再象原来那样“王不对王”的剑拔弩张。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电话聊天毕竟不象网络聊天那般自然生动。

仅仅几分钟的交流也不能说明我们之间的隔隙完全消除。

重新回到聊天室的我们彼此都心平气和的聊一些没有什么可引发战火的话题，国际刑警嘴巴颇甜的叫起了我“姐姐”。

我想他与我修好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我这侧面了解 SWEET 的消息。

当仁不让的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报复”机会。

初时，从“SWEET”那里听说“国际刑警”痴缠不休的轶事，我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当一回事。

没有想到，“国际刑警”这个家伙调准枪头，把视线转移，打算从我这开个口子以期了解“SWEET”的最新消息。

从那时起，他一见到就“姐姐”的叫个不停，甜言蜜语的“迷汤”一碗一碗的灌得我不知所措，也因此泄漏了不少有关“SWEET”的内幕消息。

被“SWEET”严重警告了几次之后，我学会了对“国际刑警”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比如，他一个劲儿的追问我，“SWEET长得什么样？”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用一串的形容词照得他眼花：

“一个字：美！明眸善睐、肤肌胜雪、樱桃小嘴、颊若芙蓉、笑容甜美、性格温柔、娉婷袅娜。让你看了以后没齿难忘。”